

6月，广东现代舞团的作品《鱼离开水，忘了海的味道》在广东省友谊剧院上演，为观众带来富有传统韵味和东方哲学气质的演出。该作品去年11月在网络平台首演，由著名现代舞编导邢亮担任概念创意及导演。

去年正逢广东现代舞团三十周年团庆，作为舞团的第一批舞者，邢亮应邀回到广州，带着他的禅理思考，于是，《鱼离开水，忘了海的味道》惊艳亮相。

邢亮1971年出生于北京，从学习舞蹈开始，他在舞蹈圈子里沉浸了40年。1993年，他加入了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前身）。1998年，他加入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任职演员及驻团艺术家。

后来，他的工作重心转向创作，2011年开始成为独立艺术工作者，行走于海内外舞团和舞蹈机构，曾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荷兰鹿特丹舞蹈学校、新加坡莱佛士音乐学院舞蹈系、澳大利亚艾斯普森舞蹈团等编舞。几十年来，邢亮获得荣誉无数。

通过舞蹈表达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羊城晚报：为什么想创作《鱼离开水，忘了海的味道》？

邢亮：生命本质的一个工具。羊城晚报：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这部作品具体是怎么表达的？

邢亮：对。这部作品想表达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在形式上，我跟舞者一起发掘他们每一个人对生命、生活、环境的感受，看他们如何去观察、体验、理解生活和生命，然后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独舞表达出来。我就把这14个独舞拼凑起来，像个拼图一样，拉出一个所谓舞蹈的结构。观众会看到14个生命的状态。

当观众看完整台节目，包括舞者亲身经历整部作品之后，他们能够感受到人生的如梦如幻，你真正拥有的只有每一个当下的觉知和体验。

羊城晚报：这种思考很“存在主义”。

邢亮：可以说很存在主义。其实对于我来讲，问题不仅在于存在本身是什么，而是什么东西真实存在，要不断地追问下去。

羊城晚报：您创作的思路更多来自这种哲学式的不断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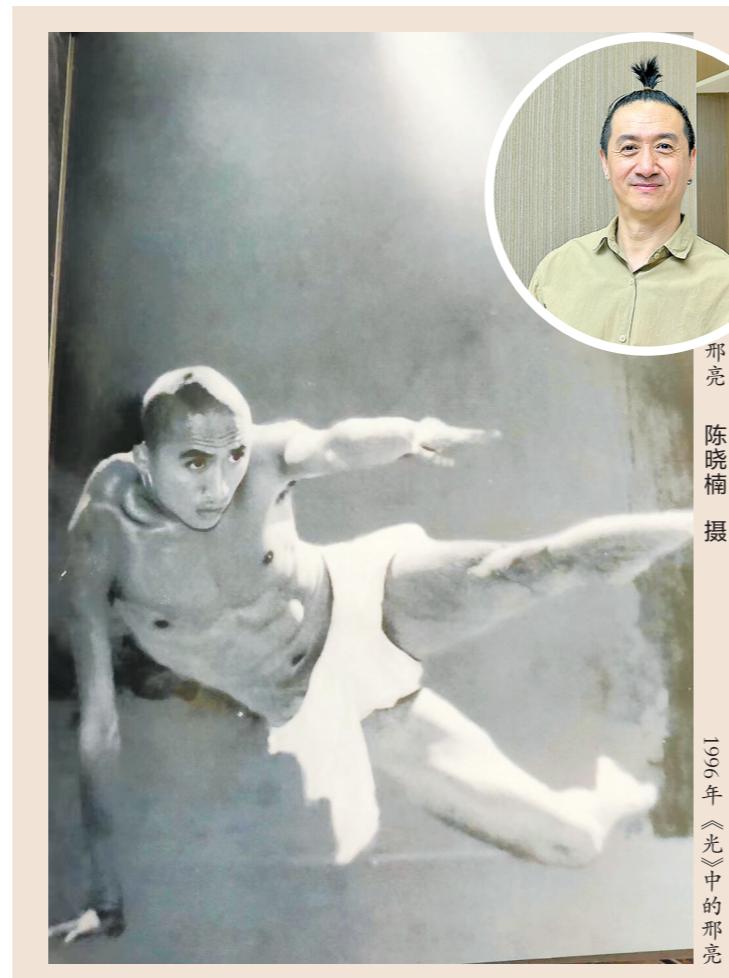
邢亮：可以这样说。我已经52岁，生命进程过半，什么是生命的本质是我目前最感兴趣、也最想弄清楚的。对于这点有些朋友理解我，但也有些朋友会说我很矫情。

对我个人而言，如果艺术创作没有触到生命的核心，那是盲目的，这样的创作就像镜花水月，甚至可以说就像镜花水月的相片。

羊城晚报：这种理念和灵感

邢亮：让个性化广东现代舞更大众化一些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黄宙辉



来自于什么地方？

邢亮：佛学和我们中国的禅宗。我觉得把人生和生命剖析得最透的就是佛学。特别幸运，在广东就有六祖惠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说这句话的人就在广东。

对我个人而言，如果艺术创作没有触到生命的核心，那是盲目的，这样的创作就像镜花水月，甚至可以说就像镜花水月的相片。

羊城晚报：为什么给作品起这样一个名字？

邢亮：其实我也想过其他一些名字。不过在创作初期，每个舞者都写了一些感受，其中有一个舞者叫张雨婷，她里边就有一句话，说鱼离开水忘了海的味道，我和这次创作的核心好贴切，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鱼是离不开水的，它的生命就是在海洋里才成立的。就像我们说艺术来自于生活，海洋就是生活。

羊城晚报：您当初为什么会进入舞蹈这个领域？

邢亮：我爸爸逼我的。那个时候家里不是很富裕，如果考上专业舞蹈院校，是国家来供养的。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更喜欢武术。

羊城晚报：舞蹈给您带来什么？

邢亮：可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外的层面，也就是别人对我的评价认可，还有荣誉。但从内来讲，我觉得舞蹈让我看到、感受到生命里的很多东西：沟通、体验、觉知，感受自己的身和心。舞蹈是一种媒介，让我和世界有一些沟通和了解。

羊城晚报：您当时是怎么从舞者转成编舞的？

邢亮：其实好像蛮自然的。当了舞者以后，我们的一代艺术总监曹诚渊先生那时就创立了小剧场，他鼓励舞者们去搞创作。随着这样的机会变多，别人也请

可能是舞蹈生涯中最后一部作品

你，好像很自然地身份就过渡到编舞了。舞者身兼编舞，现在越来越普遍。

羊城晚报：第一部编舞的作品是什么？有什么感觉？

邢亮：《躲》，讲的是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怎样回避它。那个时候反正就凭一种直觉，不像现在有很多经验。

羊城晚报：舞者和编舞这两种身份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

邢亮：会。真正的火是在有了实际而透彻的身体体验后，再用视觉去工作，当这两种感受无造作地结合时你说的那种“火花”感就会自然地出现，而且非常强烈、通透、直接。

羊城晚报：在您创作的这么多作品中，哪一部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邢亮：《舞·雷雨》。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和戏剧导演合

创作者不能陷在个人的小天地里

羊城晚报：相隔30年，您觉得广东现代舞团有了怎样的变化？

邢亮：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舞者们基本上都是新人，而且很年轻，他们非常具有创造力，可能在基本功方面要再加强一些。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年轻的舞者能看到很多东西，所以他们思维的转换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快很多的，包括对新颖的东西更有追求。当他们自己运用自己的身体来传达感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会直接、敏锐很多。

羊城晚报：香港的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启发？

邢亮：我在香港主要是演出，比如，参加了李海宁女士的《九歌》等作品的演出，最主要的启发是打开思维方式。香港的现代舞

很天马行空，可以把任何题目都拿来创作的元素，而我觉得广东的现代舞好像还是在某个思路里面，比较循规蹈矩，比如要符合概念、要符合一种逻辑。所以，广东现代舞要有面对未知的勇气，再思考多一点，才能走得深，走得广。现代舞并不是在规矩里玩，它的整个的规矩是重新建构的，最注重的就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和特征性。

羊城晚报：从总体上看，您觉得现代舞到了今天依旧是小众艺术吗？

邢亮：现代舞在全世界都属于小众艺术。可能在国外有一种文化氛围，好像能够接受现代舞的人相对来讲多一点。但现代舞在他们本民族的文化里，依旧不是主流

的。在国内，现代舞的观众少得可怜。这几十年来慢慢变多一点，但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关系到推广、教育和社会的选择。毕竟现代舞突出的是个性化，但对于大众来说，我凭什么接受你的个性？所以这是很难的。创作者本身如何跟社会沟通，这需要很大的智慧。

因此，在讲究个性的同时，能不能看到一种共性？创作者不能只是陷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你要给别人看到的不是你自己，要看到能够让人有共鸣的东西。这很难，所以艺术是一条非常孤独的路，这考验个人的修为，也需要各种缘分，比如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正好符合现在大众感兴趣的东西。像现在很多网红的现代舞有很多人去看的，但也有很多人根本就没兴趣。

人文周刊·七杯茶 A7

2023年7月2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 / 美编 李金宝 / 校对 朱艾婷

E-mail:hdzk@ycwb.com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猫语

家猫很少发声，但相处久了会发现，它并不沉默。可以说它浑身上下到处都有表情达意的“发声器”。就说尾巴吧，“说”起“话”来丰富多了。它有时候会跑到主人面前呼叫一声，那是有求于你。你只要跟着它去了，它就会高兴地迈着轻快的步伐为你带路，去到它要去的地方。一般是你陪着它吃“饭”，也有希望你陪它玩的时候。这一路上，只见它尾巴竖起，呈直立状，那是你听从它、配合它的喜悦之情，权当这就是为你翘起的“大拇指”吧。还有时，你坐在书桌前看书，它会用身子在你裤管上磨蹭，尾巴则一样是竖起来的，用尾巴的尖端轻轻地拍打你，十分可爱，由不得你又得跟它去玩。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讲述一个青年作家去乡下封闭写作却一筹莫展，才思枯竭，只好陪院子里的一群猫玩。一位书店的女经理知情后，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些猫蹭你了吗？”没有？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和它们达到亲近的地步。

一只家猫会在只有自己主人在家的时候非常放松地酣睡。可是，它又给你一种假寐的感觉。因为，即使它双眼紧闭，安静地卧睡，只要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整词儿”

前段时间看到武大教授吕德文一篇文章《调查研究要“想事”，不要“想词”》，他主张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能无中生有，不能用大而化的概念和“大词”去覆盖具体现象。——调查研究如此，评论写作、作文写作更是如此，有深度的好文章，文字和文本不是“写”出来的，不是从现成的“语料库”里找出来的，而是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生成的。如果没有问题驱动和问题灵魂，想靠词语去驱动，那叫“整词儿”。整词儿，编憋挤，让写作如“便秘般”痛苦，读者更痛苦。

整词儿，就是脱离具体问题，而在文字层面去整活儿，在

概念上玩游戏。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过经济学界的整词儿现象，说，弄那些只会“整词儿”的专家有什么用！什么框架、重构、等等，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一堆新词儿，但问题还在那儿摆着。确实如此，论文和评论充斥着这种整词儿泡沫。

民间有句俗语，叫“整个四

六句”，就是整词儿。写文章不

是琢磨问题，而是琢磨四六句，排比，对偶，押韵，一会儿排成四字，一会儿排成六字，看起来轰轰烈烈，实质上空空洞洞。

有高考阅卷30年经验的北

大中文系教授涂永祥讲过

一件事，有一年北京卷微写作

的一个题目是“给你的师弟妹

谈你语文学习的体会”，一个

孩子写得跟唱歌一样：“语

文就像是一首歌，语文就像是

一首诗，是一股从山间流出的

泉水，它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给我们以快乐与愉悦。语

文伴随着我长大，是我生活

的好朋友，我快乐时它和我分

享，我失意时它给我勇气。我

喜欢语文，它充实了我的学

习，装点了我的生活，给了我

无限的期望，我会永远热爱语

文。

这篇作文因为文辞优美，又写一笔秀美的书法，获得了不少阅卷老师的青睐，同意给高分，甚至有主评给满分者不在少数。但涂永祥坚持认为，这篇小文最大的硬伤是文不对题，所有句子都“似曾相识”，如黄鹂婉转，悦耳动听，却不知所云，只能给3分！——这个3分给得好，就是对空洞无物“整词儿”的惩罚，评论之美应体现在思想和思辨深度上，而不是找词儿、堆词儿。

这篇文章因为文辞优美，又写一笔秀美的书法，获得了不少阅卷老师的青睐，同意给高分，甚至有主评给满分者不在少数。但涂永祥坚持认为，这篇小文最大的硬伤是文不对题，所有句子都“似曾相识”，如黄鹂婉转，悦耳动听，却不知所云，只能给3分！——这个3分给得好，就是对空洞无物“整词儿”的惩罚，评论之美应体现在思想和思辨深度上，而不是找词儿、堆词儿。

●随手拍

天空之镜

□图/文 孙华

海南岛最大的海盐场——莺歌海盐场，是中国三大盐场之一，因其辽阔、剔透，获得“天空之镜”美誉。盐场工人烈日当头晒盐的场景，确如天空之镜。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有一说一】 廖俊平 广州学者

适当复杂带来高效

十字路口，最容易造成干扰的是左转车流，所以立交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让左转车不对其他方向的车流造成干扰。广州的东风路，采用的是中间几乎全用护栏封闭的办法，所以除了在康王北路、建设六马路等为数不多的半立交路口（主干道的直行车通过高架桥通行），基本上是没有左转车的。这样的做法实际上牺牲了效率，同时反而也增加了车流量——原本需要左转的车要绕一大圈。而在没有立交，靠红绿灯控制的十字路口，为了完全消除左转车可能对直行车间造成的干扰，只能用左转箭头灯专门控制左转车，为此放行左转车的时间通常被压缩得很短，左转车等候的时间会很长。

记得去年网传交警局要发布新型交通信号灯规则，左右转箭头加上海平面灯，再分红绿黄三色，达到九种灯号，引起一片哗然，说太复杂了。其实像上面说的这种左转黄色闪烁箭头，虽说是增加了一点复杂度，却大大提高了通行效率。所以适当的复杂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效率提升。

妻子早逝，老黄独力把独

子养大。

胜龙26岁那年结交了女

朋友，但却迟迟不肯带回家。

老黄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胜龙

偏又像一个秘密的胡桃，从他嘴

里说不出半句话。

有一天，老黄在街上和他

偶遇，老黄向他父亲反对，所以，一直

不敢向老黄透露有关女友的一

切，更遑论带回家了。老黄对

底线

儿子说：“有谁规定男方必须比

女方年长呢？”

日后，老黄从旁观察，发现

能干的晓琴温柔而又善良，便

默许了他们的婚事。如今两人

相濡以沫，和老黄融洽地同住。

老黄对我说道：“孩子小

时候，不断地接收我们的人生

信念和价值观，铸成了日后的

人格和品性。当孩子成人后，

我们便得以海纳百川的襟怀接

受他们为自己人生所作的一切

决定了；毕竟，在他们的选择

里，是有着我们教诲的影子的；

他们知道底线在哪里，不会逾

越。”



追寻雅斯贝尔斯

雅斯贝尔斯的一生基本上都

是在德国北部的奥登堡